



市民游客在郭扶镇高庙坝观影。

长安三万里 天地一诗心



坝坝电影
龙门阵

●7月,我区横山镇、郭扶镇、石壕镇相继开展“弘扬长征精神·光影铸魂育人”麻雀艺评·坝坝电影龙门阵主题活动。大家走出户外、相聚广场,伴着漫天星空与徐徐晚风,共赴一场温情的光影之约。银幕缓缓铺展,故事娓娓道来。观众沉浸式观影、感悟,在视听盛宴中沉淀思考、滋养初心。这也是“麻雀艺评·坝坝电影龙门阵”活动独有的魅力。本期活动,我们一同品读国风动画佳作《长安三万里》,摘登嘉宾、群众的观后感,以飨读者。

影片梗概

安史之乱后,吐蕃大军压境,剑南西川节度使高适退守云山城。面对朝廷监军的追问,他在烛光下回忆起与李白相识相知的一生。从少年意气到盛唐群星璀璨,从求仕长安到山河动荡,高适与李白的友情在时代变迁中历经起伏,也见证了大唐由盛转衰的壮阔篇章。



活动现场,群众谈观影感受。



市民游客在石壕镇万隆村观影。

众声回响

石壕镇居民周朝池:

这个观影活动办得特别贴心。我们来高山纳凉避暑,大家聚在广场上,边吹凉风边看电影,老少都能找到乐趣。活动不仅给老百姓提供了很好的晚间休闲娱乐方式,也让邻里之间多了沟通相处的机会,特别有意义。

重庆游客陈帮令:

这部电影最打动我的一点,是它没有刻意堆砌圆满结局,反而处处流露真实质感,看完影片后,感觉很温暖、治愈。

南州中学学生李辰宇:

影片画风唯美,内容层次饱满,完整勾勒出大唐由盛世繁华转向动荡纷乱的历史轨迹。我最喜欢的角色是李白,他让我明白:生活中遇到挫折时,要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,不要轻言放弃。

石壕镇居民全敬勇:

看了《长安三万里》很有感触。相传片中主角李白曾驻足本地,此地也因此得名李公坝。在家门口观赏这部与本土历史渊源深厚的影片,让我感觉很有意义。活动现场,导赏老师带领大家从多元视角挖掘影片深层意蕴,有效提升了我们的影视鉴赏水平。期待今后能常态化开展这类优质观影活动。

嘉宾感言

区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聂瑞芳:

“麻雀艺评·坝坝电影龙门阵”活动成效显著。活动精选优质影片送到乡村一线,以沉浸式光影载体传播文化,辖区群众与避暑游客一同欣赏经典影像作品,既充实了大家的闲暇文娱生活,也搭建起城乡互动沟通的桥梁。观影活动还为邻里搭建交流平台,丰富基层文化供给,营造和谐融洽的基层文化氛围。

区文艺评论家协会秘书长梁冬梅:

“麻雀艺评·坝坝电影龙门阵”活动打破了文化资源与地域之间的距离,让优质影视作品走进基层,融入群众生活。大家因共同观看影片而相聚,在交流分享中增进了解,让乡村生活因电影多了一份热闹与人情味。同时,电影所承载的价值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观众。希望活动持续开展,让基层文化生活因电影而更加丰富。

横山镇党委委员、宣传委员、统战委员黎媛:

活动将优质电影送到横山镇,丰富了辖区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,赋能乡村文化建设。电影《长安三万里》的主角无论面临什么样的困境,都坚守自己的初心与理想,让我备受鼓舞。接下来,我们将继续做好基层文化服务,让优秀传统文化在乡村落地生根、沁润民心。

文/熊勇 吴圣男 整理
图/周雨彤 段力丹 摄

影评节选

《长安三万里》的诗路山河

李婷

动画《长安三万里》铺展一条绵延千里的诗路山河,以“城中梦、舟中客、卷中诗”三重意象架构叙事,在盛唐兴衰的宏大背景下,探讨理想、命运与文脉传承,让千年唐诗跳出课本文字,拥有鲜活的生命温度。

城中梦,是无数文人毕生奔赴的长安。繁华都城是大唐盛世的象征,更是高适、李白等人心中的精神坐标,承载着建功立业、实现抱负的人生期许。人人心向长安,渴望跻身朝堂,一展胸中宏图。可影片缓缓揭开残酷真相:长安容纳盛世荣光,却难以安放所有才子的理想。李白数次入仕又屡屡失意,高适半生蹉跎,无数诗人奔赴长安,最终大多被现实击碎幻想。长安这座城池,既是理想的终点,也是困住文人的枷锁,映照出时代浪潮里理想与现实永恒的隔阂。

舟中客,是沉浮世间、漂泊不定的诗人群像。求仕之路受阻,文人们离开长安,一叶扁舟游走于江河湖海。李白仗剑远游,醉卧山河;高适隐居梁园,静

待时机。他们乘着小舟辗转各地,见证盛世繁华,亲历安史之乱带来的山河动荡。小舟之上,有得意时的纵情高歌,也有失意后的郁郁寡欢。时代兴衰裹挟着个体命运,这些漂泊的舟中客,历经困顿、离别与磨难,将人生起落、喜怒哀乐尽数凝于笔墨。

卷中诗,是穿越千年永不湮灭的文脉。长安楼宇终会倾颓,盛世繁华终将落幕,漂泊的旅人也终将归于尘土,但唐诗挣脱了时间的桎梏,永久留存。当“轻舟已过万重山”“黄河之水天上来”化作光影奔涌而出,诗词不再是单纯的文字,而是文人精神的载体。仕途成败、王朝兴衰皆是转瞬云烟,唯有蕴藏在诗句里的豁达、热血与浪漫代代相传。

影片借三重意象道出深刻内核:世人追逐长安幻梦,在岁月长河漂浮沉沦,肉身与理想或许都会落空,但文字构筑的精神火种永不熄灭。《长安三万里》告诉观众,真正能够跨越万里时光的从不是都城繁华,而是代代延续的诗心文脉。山河更迭,岁月流转,唐诗永远在书卷之中,在中国人的血脉里生生不息。

符号隐喻视角下的《长安三万里》

赵乙淋

《长安三万里》以山水、月色、孤舟、长安楼阁为意象,将中国人含蓄、辽阔、悲壮又浪漫的审美内核,藏进每一帧画面,让传统文化符号在现代影像中重新复活。

影片大量采用留白的构图方式,增添写意的氛围。虚实结合、青山含雾、江水含烟、月色朦胧,画面留有大片空白,达到“此处无物胜有物”的意境。繁华长安与萧瑟边塞交替出现,金碧楼台与孤冷荒原形成强烈对比,用视觉节奏还原盛唐的两极气质:既有盛世繁华,亦有乱世苍凉。柔和的水墨笔触、流动的烟云意境,让观众直观感受到中式美学独有的浪漫氛围。

影片大量运用隐喻符号承载人物命运与时代命运。长安是全篇最大的核心符号,它不只是一座都城,而是唐人心中的理想、仕途、盛世信仰。长安越璀璨,人物失意越深刻,隐喻理想与现实永恒的落

差,也暗含盛世之下普通人的身不由己。“孤舟与江水”是贯穿全片的悲情意象。李白一生漂泊、起落沉浮,无数次乘舟渡江。江水奔流不息象征时光无常,孤舟漂泊无依象征文人命运的颠沛。“轻舟已过万重山”不仅是景色,更是中国人独有的生命观:苦难如山,心境如水,终能释然渡往前路。“月”是诗人精神世界的隐喻。仕途黑暗、人世坎坷,但月色始终清朗,象征文人永不磨灭的傲骨与浪漫。纵使一生不得志,他们仍以星月为怀、山河为诗,保留纯粹的精神净土。

影片以诗词作为文化符号。当万千诗句化作光影奔涌成海,诗词不再是文字,而是民族风骨的凝聚。《长安三万里》以东方美学造景,以中式符号抒情,诠释了中国人独有的浪漫、坚韧与豁达。影片让观众看见:诗词文化的魅力藏于山水、藏于诗意、藏于千年不变的民族风骨之中。

《长安三万里》:唐诗从文字走向影像

李函

《长安三万里》以大唐盛世为底色,勾勒李白与高适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,道尽理想与现实的碰撞。国风动画美学极具感染力,水墨写意画风勾勒出盛唐山河的辽阔悠远,烟雨江南、巍峨城池与漫漫古道意境悠长。镜头行云流水,将诗词意境视觉化,笔墨晕染间,把唐诗里的壮阔与苍茫景象呈现,让观众沉浸式徜徉于大唐的诗意天地。

李白是浪漫的理想主义者,纵酒放达,一生追逐心中乌托邦,纵使大起大落、怀才不遇,依旧保有豁达,在磨难中写下“轻舟已过万重山”的释然。高适则是踏实的现实主义者,隐忍坚毅,心怀报国之志,于乱世中实现抱负。二人道路迥异,却彼此理解,诠释了友情不必强求同道,亦可彼此照亮。

片中,“长安”早已超越城池意义。盛唐时,它是万千少年奔赴的理想彼岸,是繁华锦绣的象征;安史

之乱后,城池残破、山河飘摇,长安成为文人心中永不坠落的执念。影片巧妙融入数十首传世唐诗,将课本中冰冷的诗句还原为诗人的悲欢与时代的兴衰。年少只懂朗朗上口,成年方知字里行间皆是沧桑。

归根结底,《长安三万里》讲述的不仅是诗人生平与大唐兴衰,更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精神风骨。纵使人生多失意、世事多无常,理想屡屡受挫,依然有人心怀热爱、坚守初心、不负家国。正如影片内核:只要诗在,文脉就在;只要初心在,长安就在。

影片让我读懂唐诗背后的人生起落。也让我明白,少年当怀鸿鹄之志,无论选择肆意逐梦还是稳步前行,坚守本心、不负热爱,方能抵达属于自己的“长安”。每个普通人的一生,皆是奔赴“长安”的旅程。热烈追梦也好,踏实前行也罢,坚守本心、向阳而生,终能跨越万重山海,遇见属于自己的圆满与光亮。

诗卷长安万里情——观影《长安三万里》

张绍琴

影片以暮年高适向监军程公公追忆往事的视角展开叙事,不仅呈现了其在安史之乱后期驻守云山城、抵御吐蕃入侵的军旅历程,以及他与李白跨越六十载、从初遇到相知的人生交集,更以高适的沉稳务实与李白的洒脱浪漫形成鲜明人物对照,在凸显二人性格差异与真挚情谊的同时,生动展现出个体命运与时代洪流深度交织,深刻传递出“只要诗在,长安就会在”的千年文脉传承主题。

影片最大的亮点是用动画重现唐诗意境,如《将进酒》段的奇幻画面,让观众直观感受“只要诗在、书在,长安就会在”的精神内核。它不仅是历史故事,更是对中华文明延续性的致敬,激发观众对传统文化的兴趣。在影片中,李白斗酒诗百篇不再是传说,高适的边塞诗也不仅仅是文字,他们的诗句从生命的罅隙中生长出来,带着现实的重量,也闪烁着理想星辰的光芒。

《长安三万里》:浪漫主义者的失败,也是胜利

吴圣男

《长安三万里》将视点投向宏大历史中那些被边缘化的个体,聚焦于主体在特定时代语境下的困境与选择。影片的核心叙事动力源自个体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结构冲突,王朝的兴衰仅作为叙事背景提供历史纵深感,主角李白正是这一冲突的集中载体。

影片将李白塑造成一个以“才华介入现实”为信念的理想型主体。其叙事弧线呈现为从自我期许到现实挫败的转化过程,角色在遭遇仕途困境后,逐步暴露自身与时代秩序之间的裂隙。但影片并未将这一路径处理为悲剧性的失败叙事,而是通过其始终未放弃信念的行为,揭示浪漫主义作为一种主体姿态的稳定性——其价值不在于现实验证,而在于精神持存。

高适作为叙事结构中的对照性角色,承载了现实主义的行动逻辑。其人物设定弱化了天赋与机

遇,更强调长期积累与延迟满足。影片通过双主角结构的并置与对比,呈现两种生存策略在相同历史压力下的差异化轨迹,并拒绝做出价值评判。这种叙事处理使得影片在主题层面超越了简单的成功学框架,进入对人生价值的多元探讨。

就主题建构而言,影片最终的落脚点不在于时代再现,而在于个体精神选择。叙事通过回溯角色“前传奇”时刻,实施了一种去神话化处理:将被历史经典化的人物还原为未完成、寻找答案的普通人。这一策略弱化了结果导向的历史叙事,转而关注过程的复杂性。影片对浪漫主义的探讨并未停留在成败论的表层,而是在叙事层面完成了一次意识形态确认——现实秩序可以规训个体的命运走向,却无法消除精神主体的超越性诉求。